

在邓小平故里

◆ 周军

出了成都平原,沿着国道主干线沪蓉高速公路的一段支线(南广高速)一路向东,沿路无尽的小山如同逶迤的绿色波浪。行车3个小时,驶上一座宽阔的大桥,司机告诉笔者,那奔腾而来的就是嘉陵江,很快就可以到达广安了。这一次,我应邀前往广安市出席四川“新农通”三农信息服务平台广安站开通仪式,感到非常荣幸,因为那是小平故里(广安人总是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小平)。

的进士,1745年官至翰林、大理寺正卿。告老还乡后,被清政府授予通奉大夫。为表彰他的德行,嘉庆皇帝下旨在其家乡赐造了“神道碑”和“德政坊”。牌坊村因此得名。不过,牌坊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曾3次改名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,全国刮起“共产风”和“浮夸风”,牌坊村被改成了“伟大大队”;1962年,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调整经济政策,实行农业改革的紧急措施“三自一包”,次年,“伟大大队”又改回了“牌坊村”;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邓小平被戴上“党内第二号最大走资派”的帽子,村名被改为“反修大队”;1978年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牌坊村又恢复了原名。

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,字文明,生于清光绪十二年(1886年),曾在成都政法学校读书,受过一些新式教育。他早年参加了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“袍哥会”——也叫做“哥老会”,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“哥老会”中当过“三爷”,后来升为“掌旗大爷”(即首领)。他还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,又称团练局长。邓绍昌精力充沛,乐观豁达,乐于同人交往。据说,他对孩子们的管教很严厉,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,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。邓绍昌先后娶了4个妻子,共生育9个子女,最后养活下来7人。第一个妻子张氏,病死

无后;第二个妻子淡氏,生三男二女,长女邓先烈,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,次子邓先修即邓垦,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,次女邓先珍(10岁时病死),淡氏于1926年病故;第三个妻子萧氏,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;第四个妻子夏伯根,生3个儿子,三女邓先英,四女邓先蓉,五女邓先群。

进入牌坊村,我来到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邓小平故居陈列馆。陈列馆有着3个坡形屋顶,象征邓小平的“三落三起”。馆内陈列着大量珍贵的图片,分“革命年代”、“建国时期”、“动乱岁月”、“开创新时期”、“外事活动”、“休戚与共”、“九二南巡”、“多彩情趣”8大部分。邓小平故居坐东朝西,是一座最普通的凹字形的川东三合院,举目四望,秀竹怀抱,用邓小平小女儿邓榕的话说,这故居“和别的农舍差不多,这房也是白灰抹的墙,木头搭的门,青瓦盖的顶,一排正房略高一点,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。左中右三面房子合围的中间是一方平平的坝子”。当地的群众更多地称它为“邓家老院子”。三合院布局是单檐悬山式屋顶,木结构建筑,占地面积833.4平方米,其中建筑面积620平方米,共有大小房屋17间。

这座邓家大院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,已经有640余年历史。1904年8月22日,邓小平就出生在这

里。邓小平属龙,父母按家族字辈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——邓先圣。读私塾时,先生认为“先圣”二字欠妥:孔夫子方能称为“圣人”,你怎么能“先圣”呢?于是,将其学名改为“邓希贤”,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了邓小平20年,直到他参加革命之后,才改名邓小平。1910年,6岁的邓希贤正式入附近翰林院子发蒙读私塾,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。次年,进入协兴乡场上的北山小学堂学习。1915年,插班在广安高等小学堂读书。1918年,考入广安县小学堂。1919年暑假,邓绍昌从重庆回来,带来了重庆成立“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”,并准备开办“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”的消息,他主张儿子去报考该校,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。对于父亲的主张,邓希贤十分高兴。但是,母亲却竭力反对,她认为儿子年纪太小而且从未出过远门,现在到国外去她很不甘心。可最后,她挡不过父子的一致劝说,还是为其收拾好了行装。1919年9月,年仅15岁的邓希贤告别了亲人,从广安城东门的渠江码头登船,奔向重庆、上海……1920年7月,不满16岁的他考上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,次年,前往法国留学,并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邓小平少小离开故乡,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,曾经

先后9次回过四川。然而,他每次都来去匆匆,虽说多次表示“很想回去耍一耍”,可是忙于工作,始终未曾回到邓家大院。1978年1月31日,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,接到中共四川省委打来的电话:“中央有位首长来四川视察,县委的同志可以带点土特产过来。”邓欲治心想:是不是小平同志来了?虽然一时不能确定,他还是带上了邓小平爱吃的家乡特产:数十斤白市柚、锦橙广柑和4箱广安大曲酒。2月1日下午两点,邓欲治和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广安出发,于次日凌晨5点到达成都金牛宾馆。一进宾馆,邓欲治就看到了当天的《四川日报》,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邓小平的消息:“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会成都。”

邓欲治当即和同事商量:不能不见小平同志一面,请他回家看看。他们找到邓小平的秘书,说:“我们是从小平同志家乡来的,想单独意见小平同志。”秘书答道:“现在还没空,等一等吧。”他们以为这是客套话,就快快地回房了。没想到,吃过午饭,邓欲治突然被告知:“小平同志下午4点接见你们。”下午4点,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宾馆会客厅。过了一会,邓小平和妹妹邓先英、夫人卓琳一同走进来,笑容满面地说:“大家随便坐!”坐定后,邓欲治便向邓小平汇报了家乡的情况。汇报完毕后,他趁机提出:“家乡人都盼望邓副总理回广安看看。”站在一旁的卓琳连忙接话:“他很忙。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,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。”

1986年2月13日上午10点,邓小平在成都接见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、副县长王洪峻、办公室主任王仁全等人时,深情地说:“跟其他地区相比,广安的差距还很大,群众还不富裕,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。”

摘自2012年第12期《党史纵览》

海军司令刘华清

施昌学



刘华清

34. 刘华清的双脚踏上了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

现在美苏激烈争夺海洋,拼命扩充海军,广泛发展水下、水面、空中乃至所谓轨道武器。将来三次大战发生,海上战争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的规模要大,要激烈。美苏都认为,把战略导弹和飞机放在大型潜艇、水面舰艇、航空母舰上要机动得多,不易受到摧毁。我们暂时不一定要在这方面同他们比,也不一定按他们的办法干。但是,为了对付我们未来的敌人,总得要研究对付的办法才行,而且相差的距离不能太远,不能闭眼捉麻雀。

我国现有工业和科学技术条件是具备解决制造航空母舰问题的。国家各种机械、造船、航空、电子等工业均较发达,钢铁及其他各种材料亦基本具备。英国1918年开始建造航母,当年产钢969万吨;美国1921年开始建造航母,当年产钢2010万吨;日本1931年开始建造航母,当年产钢188万吨。

毛主席与党中央已决心加快海军的建设速度,这很振奋人心,若计划实现,海军就比较强大了。但建设强大的海军其重点决不能放在搞小艇上,将它搞得再多,敌人也不怕,必须解决关键性的作战舰艇。国家10年投入大量经费和贵重稀有材料和各种物资,这些钱时一定要用在刀刃上,次要的和易造的小艇可以缓办或不办。要抓紧时间,在前七年左右将航母首舰试出来,10年末开始形成战斗力。如果这个10年,特别“五五”如不上马,那就是要在20年之后我国才有航空母舰。因为它的研制周期起码要七年左右的时间,而且我们又是从头做起,时间会长些。我们一定要建设既有数量又有高质量的强大海军。

“请你考虑一下,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。”这就是邓小平对刘华清包括建造航空母舰在内的“憋不住的汇报”的批示,而且是在收到报告的第二天就批转给了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。其重视程度,可见一斑。中国要不要建航母?建什么样的航母?从

已公开的邓小平讲话中尚未见闻。但对建一支什么样的海军、海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任务,邓小平都有精辟论述。刘华清在海军司令员任上制定和确立的海军战略,就是邓小平海军建设思想和军事战略的系统概括与理论升华。

对于现代战争中制空权的重要性,邓小平有着深邃的理解与洞察。早在1979年1月18日,他就指出:“将来打起仗来,没有空军是不行的,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。……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,我们主要是近海作战。没有制空权,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。”

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是,即使退出政治舞台后,邓小平晚年仍然念念不忘发展具有战略威慑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。据《邓小平年谱》披露,1992年4月28日,他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及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:“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,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,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。有能力的时候,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。”毫无疑问,航空母舰当属邓小平所言“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”舰中应有之义!

刘华清的双脚踏上了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。在与这个“海上巨无霸”相交10年后,刘华清终于与它有了第一次现实版的零距离接触。当然,这个“海上巨无霸”不属于中国,它的主人是美利坚合众国。

1980年5月24日至6月6日,应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·布朗的邀请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飽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。

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的重要成员,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,于5月15日率中国军事技术代表团先行抵美,进行军事技术转让项目考察和技术性会谈,为耿飽访美预作准备。

刘华清考察参访的最后一站是圣迭戈海军基地。五角大楼掌门人布朗为给首位中共军方高级领导人到访制造更大的“轰动效应”,将在这里导演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“压轴戏”。作为“预演”,刘华清饶有兴趣地参观了“CV-63小鹰”号航空母舰。

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国的航空母舰。

16. 谁知祖塋听了脸色骤变

秉迹经不住这声叫,锐声说:“勤跟我来讨饶!我也不是你娘舅了,从今以后我们各管各!”说罢,狠狠摔了一下门。祖塋抓着黄铜门钮来回拧,却怎么也拧不开。他咚咚撞着门,一遍一遍叫“娘舅”,怎奈门内就是不理。覆贞拿钥匙来开,也开不了。祖塋耳朵还在嗡嗡响,心里难受,索性就盘腿跌坐在了门口,心想:“娘舅不认我了,检查队也不要我了,真是何苦呢!”不觉一阵凄然,忽地念了声“好悔好悔”,唱着绍兴大班:“悔不该酒醉错杀了郑贤弟,悔不该酒醒逼走了廖先生……”

宝魁嫂听说娇鹁有喜了,一有空就来帮孕妇烧小菜。但是,娇鹁变得特别难弄,天天美味佳肴端到脚跟前,她却在饿肚子。宝魁嫂见自己帮不上忙,只得陪她聊天解闷,拾掇屋子,离开时还带走没来得及洗染的衣裳、被单。娇鹁过意不去,总给她口袋里塞一点钞票。宝魁嫂颇不悦,那不是把婶娘当外头人了?娇鹁忙笑言:“宝魁婶你多心了!”见她俩这样推来推去,祖塋便把打算在娇鹁坐月子时请宝魁嫂来服侍的事说了。娇鹁听了一愣,宝魁嫂也毫无准备,神色窘迫。祖塋忙解释,原先大姑金粉答应要来服侍的,可偏偏她也怀上了第三胎,不能来了。娇鹁说那怎么可以?宝魁婶是长辈,再说,大厦里要洗衣裳,还有她自己女儿咪宝也要照顾,何况一家人的吃用开销怎么办?祖塋笑答这是什么难事?他想了想,要加倍付给宝魁婶酬劳。这么一来,娇鹁更不同意了,可没想到宝魁嫂自己却欣然答应了,正色说:“给酬劳应该的,否则两张嘴巴缝起来?双份就不必了。”

祖塋早就盼望着当父亲了,禁不住心里乐陶陶。然而,喜中有忧,自己已被作了职反省,检查书上屡屡屡道不过。他乱梦颠倒,常常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一只“老虎”。每当恶梦惊回,妻子枕着自己手臂好不容易睡着了,呼吸均匀,但一想到这片刻的宁静安详恐怕就将失去,难过得眼泪快要流下来。

娇鹁难过得整夜睡不着。祖塋守着妻子,天天在信笺上写写涂涂,还怕她看见。妻子并

不晓得他犯错误了,还当丈夫是为了照顾她,便频频催促好上班去了。嘴上数落,心里却是满足的。娇鹁妊娠反应大,半夜里祖塋怕她着凉了,不时披上被子,可过一会儿又掀掉了。正待盖上,妻子的手紧攥着他不放,诧异发现有道口子,问:“什么时候划伤的?怎么不告诉我?”祖塋把这事给搪塞过去了,她也没有深究。

又一个凌晨,祖塋被耳畔的哼唧声吵醒了,娇鹁望着天花板半天不吭声,冷不丁问:“长远不去七层楼,不晓得娘舅妈母现在在哪能了?冬冬哪能了?又长高了吧?”祖塋不知如何作答,娇鹁见他不语,伸手去拎他耳朵,笑眯眯地说:“问你娘舅妈母呀。”不料,正碰到祖塋的受伤处,不禁轻轻“啾啾”一声。娇鹁并未留意,还接着说:“他们要晓得我有了,肯定会开心的。娘舅学问好,将来孩子生下来,不管是男是女,定规要娘舅来起名字。”祖塋冷冷地说:“你忘了?‘阿姣若再要到娘舅家里来,我就当她敲骨头——打出去!’人家话都讲绝了,你还瞎起劲。”没想到娇鹁却嫣然一笑说:“那是娘舅在气头上说的。你怎么还记的?真是小肚鸡肠!做人要凭良心,娘舅待你待我,再好也没有了。娘舅妈母等于就是你的爹娘,对自己爹娘计较什么?”祖塋忙岔开她的话。不料,娇鹁又说:“我也歪后悔。人就是没有后悔药可吃。怪我太蠢!妈母是有点脾气,可娘舅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呀!我真不懂事,是我冤枉他们了!你是我妈外甥,只好好说话。无论如何,要把我的心里话原原本本告诉娘舅。娘说过,女人生小囡一只脚踏在棺材里。我胎气这样不好,将来倘使有个三长两短,我可把话托给你了——你勤嬉皮塌脸,耳朵拉拉听,听见了么?”

祖塋怕她又要揪耳朵,忙两手捂住。脸上哭作乌拉笑嘻嘻,既不傻笑,又不像笑,实际上心里同她一样难受,却说不出口。连日来,宝魁嫂常来陪娇鹁说话。有一次闲聊,无意中说起咪宝一直听说总邮局大楼地下室关着“老虎”,昨日放学了,跟着小朋友一起去看“老虎”的事。晚上,把这个看“老虎”的故事同祖塋讲了一遍,谁知祖塋听了脸色骤变。

徐策

上海霓虹



徐策